

行走者

赊旗店的故事

小非

东汉刘秀为刘邦九世孙，虽贵为皇后裔，却是个苦出身。汉武帝颁行“推恩令”后，列侯递降，其父刘钦不过南顿（今项城）县令而已。更为悲戚的是，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失怙后只得投奔远在蔡阳的叔父，沦为庶民，此乃正史。

不过，在南阳社旗县，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说法。社旗的中心乃著名的赊旗店，最初为兴隆店，如今叫赊店，向有中原第一古镇之称。“社旗”之谓源于1965年的区划调整，寓“社会主义旗帜”之意。

入夜良久，店铺多已打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牛杂馆。只见贴墙摆着一溜十余个绛紫色的硕大酒店，“赊店老酒”四个大字十分醒目。老板不待发话，径自打出两提溜足足一斤的老酒，“咣”地一下砸在了桌上。也罢，入乡随俗，岂有不喝之理？

厅堂上方，四角斜拉着数面镶着红边的黄色小旗，居中的“刘”字亦为红色。我们认为，当为店家姓氏。其不无得意地笑曰：鄙姓刘不假，不过旗帜上的“刘”指的是先祖汉光武帝刘秀是也！

他接着打开了话匣子：汉平帝刘衍被毒杀后，王莽发现刘衍临幸过的一位宫女已有身孕，想要斩草除根。在忠心老臣帮助下，宫女辗转逃回老家新野，生下了刘秀。牛杂馆外，赊店街头也是这个说法。宫中秘闻向为人们津津乐道，只要有了骨架，熬汤时添加什么佐料，就看个人的口味了。

正史记载，公元22年春日，刘秀之兄以“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在舂陵，也就是湖北枣阳揭竿而起，刘秀亦在宛城（今南阳）骑牛上阵，时年二十九有七。

刘秀兵败后逃到兴隆店，身无分文，大着胆子要了碗烩面充饥。边吃边琢磨如何应付这顿饭钱，一阵风过，外面旗杆上黄色的酒幌哗哗作响，抬头一看，偌大的“刘”字红彤彤地十分耀眼，吸引得他目不转睛。

店家见其虽穿着破烂，然英气不俗，如此汉子，岂有不饮酒之理？想必囊中羞涩，顿生怜恤，拱手道：何不饮酒？刘秀说酒就不喝了，若看得起落魄之人，就把那面酒幌赊来目做军旗，重整旗鼓后，定将杀向长安，擒得王莽老贼。店家表态，愿倾尽家资助好汉光复大业，时下先做军旗百面，遍插“三河”两岸。

定都洛阳后，刘秀不仅将宛城定为陪都，还在兴隆店修筑城墙，建造了九座城门，与皇城同等规制，敕封刘氏酒馆为“赊旗店”，御赐其自酿家酒为“赊店老酒”。兴隆店借机攀附，干脆整体改称为赊旗店。

其实赊店古镇真正的繁华始自明清，丝绸之路衰落后，欧亚大陆又出现了一条国际商道：南起福建，途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向北延伸，在如今蒙古与俄罗斯交界的恰克图，也就是“买卖城”集散，这就是著名的“万里茶道”。

赊店北边有条潘河，西边有条赵河，

两河在赊店汇聚为唐河，直奔汉水融入长江。这样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为水陆交通枢纽，舟楫骡马行至此地，都要变换运输方式。南面的茶叶等北边奇缺的物资由此要转入陆路，北面的皮货等南边稀罕的物件在这里则需改行水路。

万里茶道进入赊店后，依托南襄隘道、宛洛古道、太行陉，北上洛阳渡过黄河，由焦作等地越太行，入山西，直至穿越戈壁沙漠，到达彼时的中俄边境，挑大旗的就是晋商和秦商。

明清时数得着的商帮有十余支，位居前三的就有晋商和秦商，另一支则是徽商。由于地域相邻，易于联手，晋商与秦商在河南、湖北、山东集资兴建了十余处会馆，其中最著名的分别位于河南赊店和山东聊城。

作为中原第一巨镇，盛时赊店面积近两平方公里，城墙高三丈，周边十里长，七十二条街道分行划市，三十六条胡同商铺林立，曾有“天下店，数赊店”的美誉，或是“金汉口，银赊店”的声名。官家亦将南阳、唐河、方城、泌阳四县厘金总局设在赊店，规格正三品，超过了五品的南阳知府，“其市税常巨万”。

赊店山陕会馆乃昔日规模最大、如今保护最好的一处，建筑布局、结构造型以及木刻、石雕、彩绘等甚为精湛，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院矗立的那座三重檐歇山式戏楼，高达三十米，以二十四根巨柱撑起，仅从高度上，就可想见院落的宏大；中院亦称万人庭院，后院大殿东西两面的山墙上，则嵌有慈禧亲书的“龙”“虎”二碑。

院中三道石头牌坊也很壮观，中坊上方刻有福禄寿三星图案。不过，尤其吸引我目光的是清雍正二年（1724）立于侧旁的“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老秤一斤十六两，戥星分为南七星、北六星与福禄寿三星，寓意缺斤短两就会折福折禄折寿。那块碑立于中坊之侧，其意自明。山陕会馆不仅是“通商情，叙乡谊”的场所，亦是商人的自律机构。

余虽孤陋寡闻，亦转过不少地方，这是唯一见到过的勒于石碑上的民间商会的诚信规则。驻足碑前，想到如今无处不在的商业欺诈行为，徒生感喟。

赊店的衰落源于铁路的兴起，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汉铁路竣工，两年后沪宁铁路开通，又过了一年京张铁路贯通，民国元年（1912）津浦铁路也通车了……河运及马帮的地位式微，赊店很快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不过，古镇风貌依旧。生意清淡后，赊店的商铺大都改为了民居。即使荒唐的年月，谁又会自毁家园呢？故而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等建筑遗存也没有多少损毁，因祸得福。

当然，几百年风云浸染，破损难免，不过最差的骨架尚存，修复亦是如旧。不似有些地方，仅凭一个东拼西凑的故事，就敢堆砌一摊不伦不类的东西，妄自称古。

只是赊店老酒那口古井，已经没了传说中的模样。

随笔苑

独领风骚 说散文

王永福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散文创作如红杏出墙，独领风骚。凡有新闻纸乃至新媒体的地方，就有散文的园地，新闻本身就与散文接壤。

有人分别将小说、散文、诗歌体裁的特征，概括为小说靠情节、散文靠情境、诗歌靠意象，各有所长。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体亦不断进化与分化，有人对小说、散文与诗歌的结构体式，概括为小说呈连贯式、散文呈散跳式、诗歌呈飞荡式，各具特色。

放眼当今文坛，散文创作队伍与日俱增，作品数量日渐丰富，市场日益扩展，竞争也愈演愈烈。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广开销路，出版界各出奇招，新的散文选集，往往标新立异、做足噱头。在新华书店，散文书籍是重要领地，在笔者的书架上，亦是古今散文书籍与日俱增，名目繁多。

与此相对应的，是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运用相当多的版面刊发散文，散文呈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因为虚构类的小说无缘踏进新闻纸的门槛，只为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大开方便之门。

笔者书架上新增的散文作品，便有冠以“美文观止”“艺术散文观止”乃至“散文拈花录”等名目的，以示与平庸之作划清界限。更有甚者，在书的封面上，以楷体字醒目标明“源于哲学、关乎人生、出乎常心，甚少了结语”，一言以蔽之，言称所选作品，出类拔萃，叹为观止。

有人说现代名作家周作人是美文一词的发明者，率先以“美文”命名，也有人说美文是从西方引进的，还有人将美文与散文划等号。笔者赞同美文的抒情与叙事，轻松优美、愉悦恬静、文采斐然之作，是灵感闪光的点睛之作。有人进而说，美文有如音乐中的小夜曲和绘画中的水彩画，美不胜收，令人陶醉。又比作细润的春雨，远山的夕阳，深夜的洞箫，雨中的杏林，乃至豆蔻年华少女发夹上的绸结……

美哉，散文之美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阅读中调动你的想象力吧，美在不言中。

诗歌港

山乡婚礼

大河奔流

大红公鸡扯开嗓门 喊来霞光
艾山高高 山岭重重苍苍
炊烟描写着弯曲的音符
沟壑的琴弦 迎亲的宏亮拉响

红红的地毡长长
十二道大红拱门筑起长廊
家里家外红灯笼簇拥
大街小巷熙熙攘攘
一只大花狗兴奋异常
在烟花丛中时跑时跳时窜
企图吸引乡亲的目光

新娘的脸庞点燃山乡
红枫满谷 街头欢唱
邻家大哥拦住新郎
给我点支香烟尝尝
穿红挂绿的孩童们
围着新娘要糖 要糖 要糖
父老乡亲们嘴角弯月
欢声笑语连着天上
人群 拱门 爆竹 欢笑
演绎山乡的剧场

进门的礼花喷射
苹果香漫布村庄
青松直指苍穹 勾画
山村壮丽的景象
白洋河流水哗哗 隔空
送信给滔滔大海——
黄海 把掌声拍得更响

现代化的魔力 村与城成了邻居
婚宴在山城的大酒店里风光
传统的几大碗摇身变成华丽宴席
山珍海味代替了早年猪肉的味香
金贵的陈年茅台香溢山城
二十桌酒席在挂满辉煌的大堂
新郎新娘走过堂皇的礼节
掌声传往千山万岭的山乡

夫妻二人礼成——
太阳高照 呈上吉祥
月亮圆脸 平安山乡
百年好和 家兴业旺
栖霞的山乡铺上一层新霞光

霞光里张眼远望
胶东屋脊的栖霞大地
绵延不断的婚礼一场一场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韵律
赓续着苹果之乡的永恒吉昌

读你

王道芸

外人说
这是座破房子
我却把你当成了书
百读不厌
抚摸你的沧桑
我心绪难平
触及你的伤口
我痛彻心扉
那些支离破碎的日子哟
只取一段就能擦出一瓢泪
破房子是我出世的避风港
破房子是天伦之乐的发源地
老屋消失
我们便没了泊头
只能把这本书吞进肚子里
空挂念